

董中峰先生文選卷之七

武選唐順之選

山陰王嗣楫校刻

書札類

答大司成章楓山先生書

吏自南雍來承惠寄來子語畧極知規勉之意第
愧蹇劣不足以當厚望耳通者先生懇求謝事且
極言時政高風直節遠乎其不可留祀杏門下於
先生之志知之頗真亟言諸秉國鈞者請全高尚
皆云不可擇此老成人以虧國體祀謂崇之以虛

禮不若待之以誠心道不行言不用而徒曰重此
老成人恐於國體尤有損也聽者終不回竊意先
生辱命而起不合而止遲遲之機固有在哉而
不由人者飄然託疾去而後請或亦可行豈今之
士皆有好德之良心而無用賢之實意不如是斷
無以遂先生之高也凡蒙愛最深受教最多故敢
妄布區區然權度之精又有非淺陋之所能窺者
唯先生裁之

卷楓山先生書

今嗣來辱教帖兼佳貺拜受無任愧悚陳情疏上
敢以專命建諸當道公皆知高尚之志不可復
屈秦從所請遲遲衡者大節先生所處始終無愧
矣而某於此獨有感焉先生憂世之心經濟之畧
蘊積數十年曾不得一試使斯人復規伊周之盛
而顧比連袂潔身以全其高者豈天未欲乎治天
下耶然而古之人亦有然者矣其道雖不行於一
時猶可以傳諸後世方今士狃見聞空學淫微院
居之暇出其所著書之簡策總往聖之陸結開來

學於無窮其為澤不遠且大與則天意亦或有在
也昔嘗聞先王言深以輕自著書為非先生之心
蓋若有嫌焉者然彼無其實而欲竊其秘足以供
千古之一哂者誠非也若道果在是乃懲於彼而
使微言不聞於世無乃不可乎伏惟以斯文為意
無多讓至願至願時下想資益已平復天相哲人
為無多虞北裏承誨諭頗知所向竊恨其時輕去
左右不獲卒聞精微之論然亦恨粗淺不能聞一
及二以為授教之地也謹佩來教勉求其所未至

他日得告歸而就正馬或不為醉夢者以亦所生
此夙夜有懷而不忘者也遙瞻講壇不勝馳仰臨
楮耿耿不盡所言

上伯父書

北收家書知伯父納福倍常不勝欣慰北拉京踰
四月見諸父同年及年家子閑論兄弟仕宦昔多
不並存存者又各羈一方不惟相值其林下齊壽
得相為樂者獨吾伯父與吾父耳咸嘆羨以為難
得益氣數有感哀人世有離合自不能齊每伯父

與吾父居官不肯負朝廷惠利及人者多故獨享
天地間之全福非偶然之故也追念幼時同學方
懼業之未成不敢自逸及同躋縣仕又各有工事
之憂欲為樂而不可得今幸先從解組而歸同處
東山之濱有山田可以供具有子孫可以服使於
此不樂是終無為樂之時也人生一世亦將何為
哉况之愚竊願吾伯父與吾父思齊壽之樂棄家
事於子付後事於天凡平生一切不平之氣未遂
之志盡委之流水唯日尋樂處入則同坐出則同

行雖一魚一肉亦可為會良辰美景攜壺飲舟窮
水之涯山之巔隨意所適無所不至使家居之樂
不愧古之說而人之嘆羨以為難得者不為虛言
添一盛事於東南豈不快哉况吾族習染漸薄骨
肉之間及情思生焉彼見吾伯父與吾父天倫之
厚老而益篤如此亦當潛消其乖戾之習不禁令
而自從矣此固吾伯父重刻家規之本意也况昔
吾歸見吾伯父吾父尚未有山林泉石之樂茲聞
年家子言竊有感焉敢直布其愚惟伯父圖之

與三伯安書

往歲幸適君子之居過承款愛顧以饜劣不能有所請益至今負慊比從元明所見華札而又賤名尤荷惓惓所諭責已責人之說甚公平且欲守默若有戒於議論之多者蓋見近日所養大異也尚却視淵雖覺少煩鴻腫多暇實有德之地歸計宜可暫止也元明此來遠東處終月不能再會思時昔往追之適殊不可得尊聞守知要有不必同者喜貴相觀竊不能無所憾耳便中草草

卷外父南山先生書

頃者吏部覲薦可謂盛舉先生進退以道諒必有以處此矣竊聞一二當道亦不能盡知先生之心不知他日何以處先生也士習日變公是公非孰於片夾秋此進退非豈立十仞大有以警動而羞沮之其言必不能無異竊不昧區區之愚願先生力辭行歲之義久已不明只合守難進步退之家法耳而書亦及近日著述大意非玆九近所能窺及反覆思惟覺有一二未解者敢再請益太極圖

只上一圈蓋已盡造化之妙矣恐昧者未察故又
分別陰陽五行男女萬物或離或合皆著一圈以
見要不外乎上一圈耳蓋人圈於大化中而不知
也故特圖以明之若參贊之功固有待於聖人然
聖人亦萬物中之一人耳不待圖也且聖人亦安
可圖乎舉天地而見聖人矣夫陰陽五行男女萬
物各得其所而不害不悖者即聖人之功也則亦
不待別為圖而已顯矣周子圖說及之而圖不與
焉者蓋謂此也考欲別為聖人立圖則程氏復心

章至舉四書而皆圖之亦何不可但似贅耳至謂
總天地而連及陰陽或者亦未安天地一陰陽也
非陰陽之外別有天地也蓋言陰陽可以談天地
言天地則似專指形體言故圖曰陽動陰靜春蒸
之矣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豈可去總天地而止
及陰陽乎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若此之疑則陰陽亦唯天之道耳此圖又
何以止及陰陽而不言柔剛乎則亦將皆增之乎
太極生而儀兩儀即陰陽也若以兩儀為專指天

地之形言則孔子又何以止言天地而不及陰陽乎竊謂圖可不增但朱子解則有未必皆周子之意者顧先生任此責而已矣西銘前後似亦不必疑所謂如棊盤如下棊乃朱子發明本文之說不當以此而訂本文之先後也且長長幼幼乃自然之分不假用力處如見赤子入井其心皆然質賤當責擬已成說如考言德業備而不驕不憂也此可無疑又西銘大意無非欲人識仁之體求不違乎仁而已竊謂文義之間或可略也感興十家之

註信有可議者得通解當無遺憾矣凡此皆未獲
坊全書因未諗所及有未解者妄意揣度如此蓋
太極西銘皆學問源頭先儒著述之大者苟有異
同後之君子必將有政焉不容默默顧先生措義
入神之妙直有發先儒所未發處豈記之凡近所
能窺及乞恕其愚妄而終教之事甚

與胡靜菴

比者靜菴之歸自謂達所願矣國事方殷 聖心
簡在國有不容終舍者希夷有言夫夫之家方需

救火靜菴自處當不在乖崖下之請無固辭

菴業中孚

來論極見善疑然以他人言之似不必疑於吾輩
則又過疑矣夫所謂飲酒茹葷與不能統一警惕
者是今之常也斬關而青茅箭兄亦誤矣若吾輩
則鹿麴所謂盪醉猶可祀天地者也而況於實未
嘗飲乎然所謂作官與此相似者則深為有理似
亦不必質於蒙而後解疑也草草奉菴辭涉於戲
請勿多疑

菴跋景川書

領才翰深以矜之一字自責足見別來學力所得
甚慰慰昔上菴欲去矜字事事特地打疊明道鑑
心十二年後復萌願吾子更以此警惕省古人不難
及也日下想已蒞任凡百不靳教亦是望

與陳嘉定克允書

執事蒞任後政聲日五京師竊以卿抑有人為喜
來論乃謂有取於區區嚴之一言此雖執事謙虛
樂善之意要亦有所試而云耳草僕所謂嚴者謂

大小之事悉有紀律使人自不敢犯若急於此而弛於彼不豫禁於平時而操於有事則刑責雖嚴而人不畏何者彼小人固謂吾之明有不盡且習見吾之常而得為趨避矣不識執事更以為如何

答羅醴陵汝實書

書至其意諸况多累煎心凡人固皆有之老家上面神仙不宜爾也意者自瘠以肥民自勞以逸民與此則古循吏之所以見稱而親友之所榮聞也但來使云當路奏留不遽入觀之行則會晤無期

令人耿耿耳

與唐虞佐書

別兄七八月忽忽如數年昌黎子所謂獨行無徒是非無所與同而心不樂者乃今信然然昌黎之於東野特以詩合耳猶戀戀如是况况之於兄相觀以善相規以過不獨為文字友者又當何如邪顧杞草隱於文墨無能為世輕重得吾兄澄清攬轡抵然以功烈見於天下此乃友朋之光別離不足道也來喻喻不便者未審為何事持法嚴而

待人恕古人作用皆然願無爲已甚老父事極承
垂念迺得老父書云滇中凡事須令默圖與聞庶
可久遠不知如何試裁之春暉記稿爲人取去未
得容後等上欲言種種不盡

與虞佐書

執事遠按萬里外而風裁隱然動京師非才識大
過人者不能而未教猶以識有未到才有未及爲
憂推此心見之事功古人不難及也吳守來技摘
發姦伏數事以爲神然在高明特餘事耳老父政

績幸賴表白但聞止行本府所屬州縣查勘似有
未盡蓋老父在滇時凡地方有難處大事撫巡多
以見委如辦密樓之冤獄曲靖之擗惡處西番之
警殺及却路金事皆用成所知者不知曾採入否
此事土人姓名及事之始末僕時尚幼不能悉其
詳及今不爲搜尋恐遂致泯沒故有望于執事也
僕日下已謁告歸省恐執事旋即時當相促於數
水之濱也試錄已拜賦文字大見學力人去值忙
甚草率不次

寄楓山先生書

同年湛元明行曾奉狀候問想已達玆孤陋幸承
開教粗知所嚮遂取古聖賢書讀之疑難紛然無
所從入向見先生言最有两端者各備其達而思
之到有窒礙處却回頭別思必求其合而後已玆
令思之意愈雜而理愈窒竟不能定於一是何也
論學者居敬在窮理之先無乃本之未先立乎抑
為舊見所泥未能濯去以來新意也然先儒成說
具存求新反恐害正理備而索之則未有合一處

敢問先生平日所以思而必合者其道何由且如
中庸首言大本程子之答呂大臨龜李明書往返
折難竟未嘗明言其難如此今以朱子說觀之昭
然明甚何呂龜知不及此而程子言之之難也竊
恐程子之意或不但如朱子所云觀朱子集中與
南軒論中書亦未能無疑豈以是與抑朱子為學
者疑而未得故盡發以明示人而玆於朱子之說
未得其深與此用功第一步故敢瀆問伏乞開教
幸甚克佐登第旅中可謂得友矣餘不悉

與黃應嗣書

宋人有以百金遺其鄰舍者鄰舍猶少之假貸不
已卒致謝絕僕之責兄抄書也無乃類是予前後
既戒者何嘗百金猶乃責望不已勢不至謝絕不
止然兄亦能絕我否乎不若慨然終其惠之為愈
也後所列諸書幸早為留意無若宋人然呵呵

求觀術齋文書

去會稽百里有小江者北流折而東合於剡溪當
謝安石所隱東山下家世居焉迺小江而上數十

里水益駛山益峻莫知其源所自出以合於剡溪
而益小也故名剡溪即王獻乘雪夜訪安道者也
北下三十里以曹娥故復名為曹娥江去曹娥十
里為陵門陵門海口也故小江之潮汐日至與大
江等犯竊以小江源遠而通於海也因扁其讀書
之齋曰觀術用附于易象之義敢請銘辭揭于其
上庶永以為教焉

